春风锄上归

□马亚伟

春天被我们千呼万唤之后，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立春已过，可冬天的气场还很强大，寒冷迟迟不愿离开，温暖的气息被牢牢阻隔，冲不进寒冷的埋伏圈。

对我来说，父亲的锄头是引领春天的向标。李白诗中说：“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我小时候没有见到过寒雪如何在梅花上消融，柳梢上的绿意也未曾萌动。可是我知道，春风锄上归。

立春之后，父亲开始背着锄头向田间走去。母亲叨唠着：“背着锄头干啥去？我看你的锄头，根本就是个摆设。田里现在又没农活可干，土地还硬着呢，一锄头下去，肯定还是‘当当’响。你背把锄头装模作样的，难不成你家的土地提前解除冰冻了？”父亲嘿嘿一笑，招呼我一声，我们父女俩一前一后走向田间。

风吹到脸上，冰凉凉的。天地封冻，万物静默，冬天似乎还在纠缠不休。我跺着脚说：“爸，好冷啊，春天怎么还不来呢？”父亲望着苍茫的田野，慢悠悠地说：“春天已经来了。你知道吗？土地里面已经暖和了，睡在田里的小虫子也醒了，草芽也要冒出来了……”父亲这样一说，我方才觉得，风里好像真有了暖意，至少不像隆冬时那么刺痛脸颊了。

父亲的锄头真的是“摆设”。他不用锄头锄地，田里的活儿还未开始，锄什么呢？父亲把锄头竖放于地，拄着锄柄久久站立。任凭风肆意地吹着，他遥望着春天到来的方向，以沉默的语言跟土地交流。我自顾自在田里玩，不理会父亲。我有时蹲在地上，扒开枯草，看有没有最先露头报告春消息的草芽。有时我爬上高坡，折一枝柳条，看柳条有没有变软。突然，父亲用锄头“当当当”地敲击土地。我回过头去，疑惑地看着他。父亲朗声说道：“土地已经变软了，过不了几天，就可以春种了，先种点菜……”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在对土地说呢。

父亲的锄头“当当当”地敲击着土地，发出的声响那么清脆响亮。我的目光定格在父亲的锄头上，忽然觉得那把锄头一定是某种“宝物”。它能够用特殊的方式，把父亲的语言传递给土地。多年里，父亲就是通过一把锄头跟土地交流。当然，除了锄头，还有镐头、铁锹等等，这些农具在父亲手中已经有了灵性。它们被漫长的时光和父亲的汗水赋予了灵性，所以成了父亲与土地交流的纽带。

父亲以锄头叩问土地：春风何时变煦暖？种子何时要种下？土地借锄头回应父亲：暖流已然在路上，土地很快就会适合播种。父亲的锄头，还有着呼唤温暖的作用。每年立春后，父亲扛着锄头在田里走一遭，温暖即刻就来了。走向田间，荷锄迎春，是父亲迎接春天到来的一种仪式，也是一位农人在向春天表达敬意。父亲的锄头，很快就要跳起欢腾的舞蹈，忙得一刻不停。冬闲之后是忙碌的春耕，即使劳动艰辛，可把憧憬和希望种在田里，就是最大的幸福。很快，大地上就会生机勃勃。种子落地，草木萌发，柳绿桃红，虫儿苏醒，鸟儿鸣唱，流水欢歌，春山葱茏……又一个崭新的春天来了。

寒意终有尽，春风锄上归。父亲的锄头上，藏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岁月像一首歌

□陈玲琍

金冠杯 有色情结

《铜陵有色报》副刊为庆祝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成立75周年，推出“有色情结”专栏，形同以文字聚集方式给有色人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沙龙，点燃起内心随时光流逝逐渐暗淡的往事记忆。这些带着岁月年轮的旧事，在“有色情结”擦拭下慢慢泛出历史底色，散发出有色金属特有的光亮。

大多数人关于快乐的记忆应该停留在孩提时代，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通常，人在物质与精神匮乏时，天性和野性会倔犟释放，而这些童年的原有属性，使得我们在天然、无拘环境中快乐甚至是野蛮生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砖瓦平房、出行有公交、生活设施公用是城市标配。而作为有色家庭和子弟，除了这些共用之外还有专属学校、医（卫生）院、食堂、澡堂和可观影文化宫，这在那个无区别、大统一的年代，拥有这些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切认知。

从平房到楼房、从刚需型到改善型，掐指算来在母亲工作单位所在家属区“机厂”生活时间最长，前后十七八年。我们口中的“机厂”是母亲工作地方、是我们生活、上学、嬉耍以及对未来向往开始的地方。

“机厂”当年的全称是“铜陵有色机械总厂”。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建设时期，机械制造是重要项目和关键技术，因此在很多人眼中，“机厂”在铜陵有色除矿山冶炼之外有着相当地位、并具相当规模的大厂。在那里聚集着由祖国各地支持铜陵建设的技术人才，也有着像我母亲这样从学校招来的学生娃。到了我们已经懂事年纪，周围有着更多不同口音的南腔北调年轻人，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来自邻近城市的下放知青。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机厂”之所以“大”的一部分。那时的机厂因“大”而全、因“多”而繁，构成我们眼中世界，也是生成我们快乐的土壤。

记忆中最多的事，是到妈妈单位等候她下班。除了因没带钥匙进不了家外，大多是属于“没事找事”。机厂的大门，在那时我眼中很是神秘、无奈且高大上的大门。这扇大铁门每天只会在上下班时间敞开，其余时间只留下靠近门卫房的那小铁门，很讨厌的是，有时连这小铁门也要关着。

进入厂门，笔直走过一条宽敞大道，往右拐便是妈妈工作的铸钢车间。进入高大轰鸣的车间、绕过堆放的钢铁材料、从焊制的铁梯子爬上二楼，便能到达妈妈所在的配电房。因为是电力炼钢，配电是生产过程重要环节，从配电房落地大窗户可观看到车间里炼钢炉生产过程和状态。偌大的配电板上有着数不清的旋钮式开关，看到妈妈从这个开关旋到那个开关，结合车间吊行的行车、通明的炉火、忙碌的身影……这些是我对母亲一辈子工作最具影像的记忆。

记忆中有中午时间去妈妈单位吃饭。如果说还能用保健票在单位食堂里打些荤菜，那顿饭该是从第一节课起就得惦记着。能到单位吃中饭，那应该是在停炉不生产期间，因此没有了嘈杂声，大人们也比较悠闲。妈妈会用饭盒在电炉上煮饭，烤出一层锅巴。最为诱惑的还是单位食堂里飘出的菜香，不同炒菜前排着一列列队伍。遇到哪天跟妈妈相熟姐妹掌勺，那菜必定会更好看些，吃得更香些。这些，你懂得。

记忆中有成群结队呼啸着在前后几栋房子之间奔跑。因为家属区里住着的都是“机厂”人，弄脏了别人家晾晒的衣被、撞翻了别人家堆放的物架，甚至抄近路穿越别人家堂舍、打碎别人家的玻璃，交代完家长姓名通常便会放过。当然，回去少不得挨一顿长记性的打，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回忆。

记忆中还喜欢机厂大礼堂里放电影的日子，那个卖票的小窗口永远都充满诱惑和向往。关键是那时口袋里没有“买票自由”的能力，为了看场电影想尽办法，下策是随着人流“溜”进去，人多且急，检票人看不过来；中策是跟着认识不认识的大人，屈膝弓行，主打一个“小孩免票”；上策当然是挤脑袋正经买着票了。

另一项娱乐便是篮球赛。紧邻厂门外有一篮球场，经常有厂里职工在此比赛，有工会组织也有自发进行。常常有不少人围观，我爸就是常常围观者之一，而且回来还要评论，在他评论中我们认识一个称作“小上海”的人。这位当年的“小上海”后来在集团公司机关任职，退休后回到上海，几年前一次洗车遇见，说起当年称他“小上海”，他清楚记得我爸扛着我妹看他们打球。

从小小少年到人已中年，从我们最初认识的“机厂”到“铜陵有色”再到如今的“铜陵有色集团”，这片居住地早已是平地高楼起，“机厂”按照集团改制要求进行了重组，但它在特殊年代曾经的辉煌、为铜陵有色发展发挥的作用，以及它给在这里生活过的一代人创造的生活环境，如鸿爪雪泥镌刻着时代印迹，让一代代人去感恩和怀念。

在铜陵有色，类似机厂这般围绕厂区而建成的生活区，以及创办的学校、医疗、保卫等企业办社会事业，体现出铜陵有色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的责任与担当，成为时代特色。它的发展与演变是时代发展要求，也顺应着改革发展大势，作为一种有色精神在传承中传播和弘扬。

岁月如一首歌。如今机厂已成为一段历史，在铜陵有色发展史这曲交响乐中，它曾经用跳跃的音符弹奏着最强音，在时代变奏曲里，它又以和谐的音律发出了时代和声，感动着、鼓舞着、激励着有色人。

铜官山

真性永恒，万物归一

——读朱良志《一花一世界》有感

□汪文轩

书香

天色暗淡的日子总是显得格外安静。阴冷空气带来的寂寞与消散之感，让朱良志教授的文字在我脑海之中漾映。

半年前，我从大学老师项念东手中接过一本沉甸甸的书，这本书被蓝色封壳包裹着，封面上没有过多纹饰的图案，只有一株孤零零的落花，落花的正上方是一列行书“一花一世界”。这是中国当代美学大师朱良志的著作。花代表着最小的生命单元和最大的审美活力，朱教授用中国古典哲学观念诠释宇宙的本质，以花的生命精神为缩影，在微观事物之中呈现宏观精神。

朱良志教授曾在我的大学之中任教，当我初读《一花一世界》时，他已经在北京大学之中完成了他的系列著作。作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研究，以中国哲学思想阐释中国艺术的境界。我的老师项念东曾是朱良志教授的学生，项老师的学术见解非常独到，但是也有鲜明的学缘继承性，上课时项老师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朱教授在给他们上课时对于某个问题的说法。

《一花一世界》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集中阐释哲学理念，就中国哲学之中的“量”“名”“全”“时”“境”“性”“美”“情”等概念展开讨论，集中阐释并呈现了“小中见大”“大成若缺”的哲学理念。下篇之中集中呈现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虞集、倪瓒、石涛、黄宾虹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理念，与上篇相呼应，展现了中国艺术境界之中当下圆满的生命体验。全书并非以论述性的语言展开概念分析，而是用唯美的语言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境界进行叙述，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之中的生命精神与生命体验。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全书被两个理念所贯穿“生命超越”与“小中见大”。朱教授在其著作之中从艺术作品较小的意象切入，以微观意象反射宏大宇宙观。不以知识与理性的眼光看世界，摒弃“以人为量”实现对“量”的超越，将人融入世界之中去，就会在每一点微小的自然单位之中发现无穷的宇宙空间和万物之性，与西方学者以理论推导进行说明的思维不同朱老师以国学本位的思维展开的哲思，是以诗性的语言阐述的宏阔的宇宙世界。西方学者终其一生都在尝试以本体诠释本体，为此建构了庞杂的理论体系，他们孜孜以求的无外乎就是在有限的生命空间之内追求回归万物的本性，穷尽生命的真性。朱教授在《一花一世界》之中分析微小的艺术意象，揭示每一个微小意象之中的生命真性。中国艺术的生生之道无不建立在生命真性之上，而宏大的宇宙空间无不建立在万物的真性之上，因此穷尽了一朵野花的真性，便是穷尽了生生之道。

从读者视角出发，除了直观感受到朱教授的“生命超越”的美学观念，我思索较多便是关乎自我的生命。生命实体总是昙花一现，存在的个体如白驹过隙，人们尽力挽留一分一秒的体验，却总是换来无尽的幻灭和伤感。东坡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执着于变化便悲从中来。而在个体消逝的背后，留下的是永恒的生生精神，是亘古不变的生命的真实。朱良志老师谈中国画中枯木寒林、荒寒寂寞的表现，这种表现显然不在于自然物态之模仿，亦不在于哗众取宠般地刻意营造某种趣味，而是在于通过打破那些人们认为更加亲熟、看似合理的表面秩序和天经地义的原则，而复归于被知识和价值切割分化之前的那个天真的世界，复归于生命自然的涌动流行之中。这是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穷尽知识，而后超越知识，将自己置身于无尽的宇宙世界之中。当身为个体的我超越了一己之情，超越了社会性的当下境遇，即可求得“当下圆满”的境地。庄子曰：“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世界在矛盾中存在，个体在矛盾中发展，我们终其一生不是要消除矛盾，而是让矛盾与冲突不再激起自己内心的波澜，获得内心的绝对平静；排除一切人为创造的秩序，排除一切理性和知识的干扰，让人重新获得与世界共情，与生命对话的能力。朱良志老师在哲理层面对知识和理性展开了深刻反思，其借助中国传统艺术这一载体，诉说了生命精神的奥妙，超越知识和理性的局限，追求宇宙之中最本真的生命真谛和精神自由。阅读朱良志老师的文字，如同寻找生命的栖居。

“宇宙是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对象，是我生命的统合体，所以只以外在的眼观察是不够的，要以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节奏去感受它，去契合宇宙的节奏。”现正值江南绵绵春雨，万物萌动，我在这个寂静清冷而又充满希望的季节中，细细体悟着朱良志教授内心深处的生命本真。

春雨润花 周文静 摄

雨

□赵 旸

乌云一片墨糖烟，
及近雷声战鼓玄。
我等风雨纷沓至，
伴尘携梦落花田。
殷勤堂燕云中戏，
玉武陵莺赛纸鸢。
月照七弦声似锦，
独弹古曲待君先。

芫荽飘香

□左萃莲

人间有味

如果蔬菜界有“网红”，我觉得非芫荽莫属。芫荽，单看这两个字，就带着浓浓的草木气息，透着淡淡的幽香，仿佛从古典里款款而出，雅致清纯。芫荽还有一个乡土的俗名——香菜，一个“香”字，就令人浮想联翩，齿颊留香。

史料记载，把香菜带到我国的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公元前119年，张骞将华夏文明传达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把香菜、大蒜等新物种带回中国，那时香菜还叫“胡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胡荽处处种之，冬春采之，香美可食。”原来，香菜的根、茎、叶、籽都能入药，还能强身健体，保护脾胃，增强免疫力。

我小时候没吃过香菜，因为我爸爸不吃香菜，他从来不种。爸爸不喜欢香菜的味道，我妈爱香菜，她说走人家菜园的香菜边经过，都会停下来闻一闻。我不知道爸爸为何不吃香菜，也许，有些东西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小时候，尤其爱闻汽油味，每当有汽车从身边经过，都紧跟在后面使劲吸溜着，让那气味入了肺腑，很享受。

每年，我老公在菜园一角都会种一小双香菜。秋天，他均匀地撒下芫荽种子，细心地铺上薄薄的一层稻草。天气干燥时，他会喷点水，七八天后，有的香菜就露出小脑袋，柔柔弱弱的，等大略出齐了，就把稻草掀开。香菜不疾不徐地长着，越长越大，葱茏翠绿，鲜嫩得能掐出水来，走进菜园，暗香浮动，沁人心脾。香菜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性格温婉，和许多菜都能和睦相处。

我老公做红烧鱼时，就去菜园搞点香菜放进去，绿莹莹的香菜，黄灿灿的鱼，瞥那么一眼，就入了心，味蕾萌动。胖头鱼烧豆腐也少不了香菜，乳白的汤里，鱼头和豆腐水乳交融，抓一小把香菜抛进去，一锅白中一点绿，不啻于“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么惊艳，吃起来又鲜又香。家里烧火锅，几乎少不了香菜靓丽的身影。其实，香菜凉拌也蛮好吃的，倘若和花生米一道凉拌，红色的花生米与碧绿的芫荽相辅相成，颜色诱人，吃起来清芬爽口。香菜凉拌豆干、香菜炒木耳、香菜丸子、饺子……都那么的赏心悦目，入口香气袅袅，余韵绵长。我喜欢吃香菜粑，香菜粑做法简单，把香菜切碎，加入面粉和盐，搅拌成糊踏成粑，这香菜粑真香，曾听到一位老奶奶说：“香菜粑把鼻子都香掉了。”呵呵，太生动了。

有人说香菜是资深的配角，甘当陪衬，为其它菜肴锦上添花，提味增香，的确如此，很多主菜有了香菜的衬托，明艳动人，香气萦绕。《饮膳正要》上说：“香菜与诸菜同食，味辛香，能辟腥气。”烹制腥膻的牛羊肉等，放上一撮芫荽，将腥膻味压下去，鲜味跳出来，简直不要太美味。火锅里，无论是清汤荡漾还是红油沸腾，牛羊肉卷、鱼肉丸子、毛肚什么的，加那么一小碟香菜进去，清丽鲜亮，立马就有了江南春色；清蒸鱼什么的，盘里依偎几根细长碧绿的香菜，立马多了几分清逸优雅；排骨汤、鸡鸭汤什么的，哪怕是素汤，撒入香菜点缀，绿海泛舟，汤就多了几许亮丽明媚；热热的卤味汤里放点香菜末，卤味的醇香与香菜的鲜香直扑鼻孔，香气袭人，绝对能勾出你的馋虫来。

香菜一茬吃完了，施点肥，又发出新的芽来，如此循环，吃了一茬又一茬。来年春天，芫荽老了，细细的茎秆上，长出米粒似的小花苞，惹人爱怜，不几天，雪白的小碎花就盛开了，几朵亲密地拥在一起，仿佛一把把小伞，宛如绿幕上绽放着满天星，美不胜收。花儿凋零后，结出籽来，收集好成熟的种子，来年秋天又可以播种，生命，在轮回里绽放！

芫荽清新可人，香味浓郁，虽是蔬菜界名副其实的“网红”，但依然特别低调，不抢主角的风采，默默地做好配角，与世无争，播撒清芬。

翰铜冠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